

张小娴经典小说集

ZHANG XIAO XIAN JING DIAN XIAO SHU JI

小娴伴我行

Xiaoxian Ban Wo Xing

◆ 寂寞的心

◆ 遗忘的岁月

◆ 狼

◆ 桃夭

◆ 阳光以外

◆ 女儿的嫁妆



张小娴 著
南海出版公司



小嫻伴我行

ZHANG XIAO XIAN JING DIAN XIAO SHU JI

张小嫻经典小说集

张小嫻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图字:30-2001-13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娴伴我行——张小娴经典小说集/张小娴著;—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02.1

ISBN7-5442-1823-2

I.小… II.张… III.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1260·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81339号

小娴伴我行——张小娴经典小说集

作 者 张小娴(香港)

责任编辑 彭延媛

封面设计 王 琦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
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11

字 数 260千字

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5442-1823-2

定 价 19.80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前 言

她是一个追求爱情但又珍爱自己的女人；
她是一个找寻幸福但又能看淡不幸的女人；
她是一个相信承诺但又不会把自己的未来交给
承诺的女人。

她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，但却总能看到美好背后的真相。她告诉我们，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，是世间最美好的感情。

这是一个独立而睿智的女人。许多人像我一样喜欢她，喜欢她的聪慧和不羁，喜欢她的率真坦诚。

她就是张小娴。

爱如茉莉，清香优雅，回味悠长。爱是人生永恒的命题，生活中最有价值、最令人珍视的东西，往往是爱。亲情之爱、朋友之爱、男女之爱，当你了解了爱，你也就也解了人生。有我们的一生中，有很多东西都会被遗忘，但爱是不会被忘记的。

然而,我们活在今天,活在这个电子时代、信息时代,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虚假的东西去代替起真实的感受。我们遨游在虚拟的社区、虚拟的空间中,乐而忘返,却与现实的社会越来越疏离;我们在网络里与素未谋面的网友热烈而投入地聊天,却越来越忽视我们身边的亲人、朋友;我们在网上寻找着可人的美眉和迷人的帅哥,在生活中却越来越缺少爱的激情。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从未如此接近,我们与人的距离从未如此遥远。

我们喜欢扮酷,喜欢独立,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不需要别人的关怀,我们也不屑于去关爱别人。今天爱你明天爱他,到底谁爱我?许多人在迷惘地追问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身处的是一个被爱遗忘的角落。

其实,在我们的灵魂深处,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爱与被爱,虽然我们已经忘了如何去爱。无论是作为自然的人,还是作为社会的人,我们都渴望真爱的陪伴。爱不是一夜的拥有,爱是一生的相濡以沫;爱不是夏夜的红唇,爱是寒夜的微笑;爱不是在人生顶峰收到的祝福,爱是人生转弯处的默默支持;爱不是等价交换的货品,爱是真诚的付出。

如果你能静下心来,细细检视一下你的人生,你

就会发现,其实你的一生都在与爱同行。从你呱呱坠地那一刻起,父母深情的眼光就从没有离开过你;兄弟姐妹、同学朋友和你一起成长,拥有那么多共同的欢笑和共同的回忆;长大后,总会有那么一个人,你们快乐着彼此的快乐,悲伤着彼此的悲伤,你们会深情相依、携手共老。

放开你的怀抱,给自己、给他人多一点关怀,多一点爱。

让小娴陪伴我们与爱同行。

目录

寂寞的心	/1
狼	/12
遗忘的岁月	/35
狩猎的启示	/123
阳光以外	/257
终站	/291
桃夭	/306
女儿的嫁妆	/316



◆寂寞的心◆

香港的秋夜。连赶着下了几场雨，下一场冷一场，迎面吹来的风中，已经有了凉意。

兰桂坊拐角上的“中央公园”咖啡馆里，却泛着阵阵暖意。

淡黄的灯光，长条柚木地板，踩上去吱吱轻响，墙上挂着些复制的抽象画，台子跟台子间的距离不宽不紧，座上的客人不会觉得邻台窃听到对话，同时又不会有置身空旷的感觉。

这是家给喜欢聊心事客人准备的咖啡馆。

晚上十点，上座率不高，十来张台子中，客人占了三成。

临近酒吧那三张台子，空着两张，只有尽头那张，坐着两个清丽的女人。

台面上是两杯泛着乳白沫的 CAPPUCINO，两个女人都长得标致，眼神中，又都泛出点茫然。

一个叫道静。

一个叫君儿。



道静离婚三载。从前嫁的是个世家子弟，婚后恩爱了几年，狐狸精夜半拍门，老公抵受不住，如此这般就被勾引了去。

老公有了第二个女人，心中还是有她。可女人肚里却哪里撑得开船？又如此这般，一拍两散，老公得了个狐狸精，道静得了每月十万港币的赡养费。

君儿结婚三载，嫁的是个英国丈夫。结婚初时，去做了一阵大英帝国的公民，后来耐不住那又潮又湿、一年才见五十多天太阳的日子，心里记挂着娘家，干脆就回了香港。凭着香港大学的文凭，找了份高级秘书的优差，不走了。

她老公因为公务上的事，全世界跑，自然也会跑到香港。老公来了香港，夫妻就团聚一次，老公走了，就等上半年三个月。反正君儿性子独立，朋友不少，再想一想小别胜新婚、长处没好脸的道理，日子打发得也颇自得其乐。

“到了这种天气，我就想找个人结婚。”道静呷了口咖啡，指着窗外摇曳的树枝说。

“为什么要在这种天气？”君儿问。

“冷了。”

“嘻，你是想找个取暖的。”君儿坏坏一笑：“不如，明天我送个暖水袋给你。”



“嘻嘻——”道静吃不住逗笑了：“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三季我都没感觉，偏是到了这落叶初冻的日子，就想找个人。”

“人家是思春，你是思秋，没来由。”

“说说而已，如果真来了，我又不知怎么去应付了。”

“其实，知道他还是喜欢你的。”君儿说，“他”，是道静那位世家子老公。

“你说我先夫？”道静明知故问，她是在强调“先夫”两个字。小女人，嘴巴坏，跟人离了婚，就当人死了。

“我知道先夫还记挂着我，”道静这一次虽然还是照旧称“先夫”，但却隐约有一丝甜意，或者得意。“他家的佣人在街上碰到我，总说大少奶，大少想你。我问佣人怎么知道，佣人说大少在家喝醉酒的时候，总捧着你的相片端详。”

道静说到这里，眼角眉梢都带着点春风。

君儿见了，说：“也真是，他毕竟是你的初恋情人，难怪你挂着。”

道静立即瞪大了眼：“你有没有弄错，是他挂着我，怎么反过来说了。”

“他可是你第一个男人？”君儿又坏坏地问。

“嗯——”道静作个神秘状，嘴角却溢了点春意。



“你可是他第一个女人？”，君儿仍是淡中有味。

“自然不是啦，他告诉我，十三岁那年被家里送到美国读书，那年就失身了。遇到我之前，都不知多少个了？”

“奇怪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他性史丰富，你还挺自豪的。”

“唉，哪个男人不在外面偷嘴的？我刚嫁他的时候，纯情得不得了，有时跟些朋友出海，一条船上全是有钱人太太，她们的对白才吓人呢！”

“怎么个吓人法？”

“她们会说：看，这只钻石表是我老公昨天送的，你说他不是去玩了一次，买只表来赎罪？哼，这样也好，他去偷一次，我就多只钻石表！”道静学模学样，真有点神似。

君儿皱皱眉头说：“我说这些女人的心态也怪，老公去偷女人，她却贪只表。”

道静说：“这总好过得不偿失，什么都捞不到呀！没的便宜了臭男人！”

君儿微微一笑：“你都晓得说臭男人，那还找？”

“唉！”道静叹了一口气。

君儿问：“说真的，做富家太太究竟好不好玩？”

“不好玩。”道静急着摇头：“那时候，游艇、汽车，

什么你都可以用但什么都不是你的。人一走，茶就凉。”

“我说呀！”君儿说：“你男朋友就尽管找，可就是不结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想想，你拿一个月的赡养费，一个普通人要工作一年，这种好事哪里去找。你再嫁人，一嫁，赡养费就没了，你能保证嫁一个也是那么有钱的？”

“这倒也是，花开了手，要收紧来过，想想都吃不消。十万，十万，不算个小数目哦？”

“当然不是小数目，明知故问。”君儿说。

“哈哈！”道静这才笑了起来，带着得意。

“尊尼怎么样，他好像追得你挺紧的。”君儿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一般吧！”

“一般？上次杰信想插一脚追你，结果还没插进来，尊尼已经把他打得进医院了。这般架势，还不是摆明了。”

“那是他冲动，我可从来没对他动过真情。”

“离婚三年里，有没有碰过男人？”

道静闻言脸一红，趁着杯里的咖啡见了底，转身唤伙计添了一杯。一打岔，君儿也就没有再追那个问题。



伙计拿走了空杯，接着又添了一杯。道静也没去动那杯咖啡，反而盯着君儿看，君儿说：“我脸上花了？”

道静说：“没有。不过我想起初见你这张脸，应该是十二年前了。那次，我约了徐明，结果他带着你来了。”

“我们那时拍拖嘛！”

“是刚拍拖，还没什么人知道呢！我知道，他那时真是爱你爱得要命。”

“可是他可以同时爱几个女人，都爱得要命。”君儿有点叹息。

道静说：“记得有一次，我跟徐明在街上碰到，他用手拈着挂在脖子上的一个玉坠子，神气告诉我：我老婆送的。我知道他说的是你。”

“是个玉猴子，我在街边摊上看见，好别致，就买了送给他。”君儿说着，脸色微微陶醉。看在道静眼里，还是当年的模样。

“你们那时是大家公认的一对。”

“何止你们认为。还记不记得他在我家喝消毒水自杀的事？”

“那么轰动的事，怎会忘记。”

“那次我把他送院急救，在医院住了四天，后来跟



护士都混熟了。有个护士对我说，你们真是一对，等他出院，快结婚吧！真是想起来都好笑。”

“那你当时有没有打算跟他结婚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结果为什么不结呢？”

“结果是想清楚了，还是分开好。”

“他是为了你要跟他分手才自杀的。”

“是吧。”

“什么叫是吧，你怀疑？”

“当时我没有怀疑，现在我也不想怀疑。只是，我曾经听到过一些传闻，说他为的不是我。我很主观地不相信，因为我怕，怕他在我心目中最后一点好东西都破灭。”

“你心里还是有他。”道静说，听起来，像个清晰的旁观者，但骨子里，却透着点羡慕。

“当然会记着他。七年了，七年的感情，我想是不会忘记的。”

“你还爱他吗？”

“不爱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说起来，就像说一件往事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你说他还记挂你吗？”

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说他还记着你，要不，怎么娶个老婆，人人见了都说有你的影子？”

君儿没有回答，浅浅笑着呷了口咖啡。待那口咖啡吞下之后，那浅浅的笑还挂在嘴角，颇为耐人寻味。

“大卫怎么样？”道静问。大卫是君儿的丈夫，这几天不在香港，回英国办公去了。道静是熟悉他们夫妇的，所以有点明知故问。

“回英国去了。”君儿淡淡地答。

“你们老是一个东一个西的可不行。”

“怎么不行？”

“感情呀，不会淡薄吗？人家见了，都说你们感情淡了。”

“我还听人说我们分居了。”君儿还是淡淡的。

“是呀，像你们这种聚少离多，迟早出事。”

“出什么事？你说怕他在外边有女人？这点我看得很通，男人在外边逢场作戏，免不了，也管不了，我不理，反正他到时回来了，就行了。”

“你这么有信心？”

“不是信心，是感觉。我觉得，如果我再嫁一次的话，还是会嫁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,我感觉到,如果我离婚了,就不会再嫁。”

“话不要说得这么死,日后的事,谁能料得到。”

君儿刚拿起咖啡杯,听了道静这话,停了停,想了想。

道静说:“男女分开两地,其实大家都没信心,对对方没信心,对自己也没信心。”

“对,”君儿放下咖啡杯说。“责任不一定在男人那边,要变起来,机会相等,女人也会变。”

道静似乎听出了点道儿,问:“你老公不在的时候,你动过心?”

“越过轨。”君儿见道静眼睁得大大的,用手指指脑袋:“我是说这里,思想越轨。”

“那有什么稀奇,”道静有点泄气。“我是说行动呀!行动上有没有?”

“有。我刚开始跟老公过分开的日子,每天必通一个长途电话。日子久了,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了。于是,心浮了。开始替自己制造机会。”

“怎么不行?”

“感情呀,不会淡薄吗?人家见了,都说你们感情淡了。”

“我还听人说我们分居了。”君儿还是淡淡的。



“是呀，像你们这种聚少离多，迟早出事。”

“出什么事？你说怕他在外边有女人？这点我看得很通，男人在外边逢场作兴，免不了，也管不了。我不理，反正他到时回来了，就行了。”

“你这么有信心？”

“不是信心，是感觉。我觉得，如果我再嫁一次的话，还是会嫁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，我也感觉到，如果我离婚了，就不会再嫁。”

“话不要说得这么死，日后的事，谁能料得到。”

“碰到机会没有？”道静又目光炯炯起来。

“碰到了，心浮得很，玩得也很癫。可是，到了最后关头，我逃避。”

“你不敢？”

“不，我理智，因为我想到后果。”

“真不好玩。”道静说。

“不好玩。”君儿同意。

十一点半了。窗外又飘起了雨星子，石板街面在路灯下泛着光，一块块显得溜滑。

“其实，老公不在身边，你想不想那回事的？”道静似乎仍有余兴，且有点不肯吃亏。

